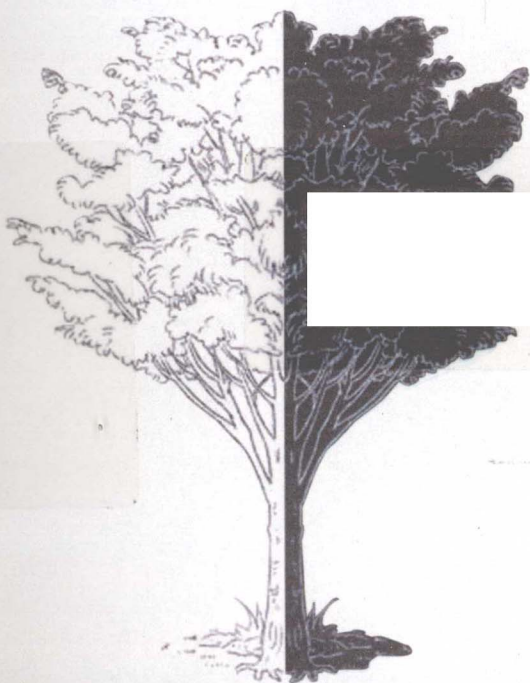


晋江星光小说文丛

黑白桐

李相华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晋江星光小说文丛

黑白相

李相华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白狼·····	3
伯考的棋谱叔如的棋·····	19
孤山道士·····	45
黑白桐·····	61
李老西的今天·····	125
猎人与熊·····	157
那个·····	171
王鸟的早晨·····	189
乌鸦、乌鸦飞回来·····	225
烟·····	245
装羊·····	261
字石·····	285
人间天上（后记）·····	321

白 狼



白 狼

雪山清寂，月色苍郁，秦七叔走在薄雾般的月色中，内心的伤痛深深地困扰着他。是该看看六姐了，他想。他还不知道六姐的花冢垒在何处，只是秦家堡亘古以来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年轻的女人死了，往往要埋进青更山簸箕洼中。这或许是因为青更山簸箕洼中有一眼山井，山井水有一股淡淡的胭脂气息。有人说那是年轻女人的香气，青更山簸箕洼中如果三年五年不埋一个年轻的女人，胭脂井水就会干枯。所以秦家堡人最乐于干的一件事，就是埋葬年轻的女人。也许是这样的缘故，胭脂水成了秦家堡人的圣水，平时是禁止饮用的。只有在婚嫁的时候，才挑上一担两担，招待宾客。这也许是出于秦氏族人的心计，许多人将女儿嫁到秦家堡，纯粹是为了喝上一碗两碗胭脂水。

胭脂井旁立有数块石碑，记载着秦氏族人和胭脂水的往事。其中有一块碑上记载着这样一件事：崇祯三年，天下大旱，六月不雨，胭脂水变枯。族长秦成仁，将自己的独生女儿香沅，献祀给山神，胭脂水失而复得。族人藉此度过了灾年。香沅时年一十有六，后化为白狼，驾云飞去……

所谓献祀，其实是将十六岁的香沅，活埋在青更山簸箕洼中。多年来秦七叔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年轻美丽的女孩香沅

偏偏化成了白狼？也许人们的口头传说更接近事实的真相：白狼并非驾云飞去，而是对秦氏族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，直到秦氏族人跪在青更山下，面对苍天，检讨他们对香沅犯下的罪孽。

白狼、白狼，难道数百年前的事，在冥冥中和现在仍有联系？秦七叔在心中追问，他甚至不相信已发生的事实，他无法理解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。

按理说，六姐的丧事该由他这位嫡嫡亲亲的小叔子来操持，可是那几天，他失魂落魄了似的，内心一片空白。整整一个丧事，他什么事情也没做，只木呆呆地看着来往的人群，仿佛眼前的一切与他无关。他甚至没有觉悟到，他的六姐已经死了。死了，一切恩恩怨怨都完结了。他在心里感到奇怪，当时为什么就没有人提醒他？秦氏人仿佛把他给忘了似的。或许人们是以这种方式，来表达一种互谅的愿望？

唉，打了半辈子狼，最后还是载在了狼身上。就那么迷迷糊糊的一枪，把什么都给葬送了。一切的一切，都给葬送了。想到这里，秦七叔的心一阵绞痛，他深深地吸吞着雪气月色，抬头看看雪线以上的簸箕洼，咬咬牙，狠命地朝上攀登。他无法原谅他自己，也无法和秦氏族人达成某种谅解。他只想在这清寂的雪月夜，去看看六姐的坟墓，并乞求亡灵宽恕他深重的罪孽。

他追猎那头白狼，从初春到深秋，几近一年的时间。他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要打死那头白狼，替他的六哥复仇。可是一连数月，他也没有追踪到白狼的踪迹。渐渐的，一向沉得住气的他，变得焦躁起来，他甚至对自己能否猎杀到白狼产生了怀疑。这天，他无可奈何地守在一座浑圆的缓坡上，坡上只长满

了没膝深的白茅。风吹草低，白狼如果一旦出现，就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他的视野和射程。蓦地，秦七叔发现前方草丛在晃动。一刹那间，他眼前出现了白狼的影子。他在心中一阵欢喜，想也没有多想，持枪就朝前方打去。远远的，前方传来一声人的惨叫，秦七叔一下子惊醒过来。“大事不好”，他在心中暗暗叫苦。当他奔到出事地点，更令他惊骇的是，倒在血泊中的，竟是他的六姐。当时六姐正在刈割白茅。秦家堡人都有这习惯，每到深秋，总到割一些白茅缠裹麸曲，然后吊在檐下，越冬后就能酿出醇郁的米酒。秦家堡的麸曲远近闻名，行销山外。

秦七叔不知弹丸射中了六姐的什么部位，但见她双股间血流不止。他坚持要察看，六姐却不许。秦七叔急了，说：“血流多了要送命的。”六姐说：“这一枪打的真不是地方。”秦七叔似乎明白了些什么；一时之间，他不知如何是好。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危险，六姐强忍着疼痛痴迷地看着不知所措的秦七叔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七叔，不用瞎折腾了，怕是来不及了，我不怪你，只是，只是到死也没能在你怀中躺一回。”看着疼痛中的六姐，秦七叔心如刀割，他弯腰轻轻地把六姐从血泊中抱起，惨痛的泪水滴落在六姐苍白的唇边。当时正秋高气爽，如水的长空不时传来孤雁的悲唤。夕阳光里，白茅丛中，六姐在秦七叔的怀中咽下了最后一口香气。六姐死时刚刚三十出头。

命运，秦七叔第一次认识了什么叫命运。他在心中深深地自责着，作为一个猎人，如此这般的丧失耐心和自信，实在是太不应该。

山里人嫁娶，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，虽然秦家堡人有胭脂



水的引诱，但仍无法保证每个男人都能娶回媳妇。他的六哥已年近四十，穷乡僻壤的秦家堡男人到了这个年龄，再想成亲只能是梦中的事了。因了这个缘故，也影响了秦七叔的婚事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他就不能先他兄长而成家。但秦七叔似乎并不着急，他坚信凭着手中那杆老铳，要积蓄一大笔款子并不是不可能的事，只要有了钱，娶个把媳妇有什么了不起？果不其然，在他猎狩到一百张狼皮时，就有人上门提亲了。亲家就是高山姚家，姚家有个女儿叫姚六姐。秦七叔认识六姐，他在高山猎狩时，有一晚就借宿在姚家。姚六姐是一位极标致的黄花闺女，又极善操持家务，人生能娶上这样的媳妇，还有什么憾事？秦七叔给姚家的印象也不错，他将一冬的猎获物，全部送给了姚家。

婚事定下来后，秦七叔好不得意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坏了他终身大事的，正是他的父母。

成亲那天，他父母配合秦氏族人，软劝硬磨把他灌得酩酊大醉，然后，却把他六哥锁进了新房。面对秦氏宗族的强大，面对丰盛的酒宴和甘膩的胭脂水，姚家陪亲的人也只好认了。在他们眼里，六哥和七叔其实差别也并不太大。只有秦七叔一人，在醉梦乡里，替别人做了嫁衣。

第二天他从醉里醒来，一怒之下，砸碎了盛满水酒和胭脂水的大缸，背上老铳，只身一人跑进深山。要不是他的父母在短时间内双双病亡，要不是他六哥因他而惨遭狼口，他这一辈子也许再也不会回秦家堡了的。他对他的父母满腹怨恨，他不理解，天下竟有这样做父母的。可是当他站到他父母的坟前，面对残春景象，无端的悲凉从心中升起。这种悲凉消解了他心中的怨恨。在一瞬间，他完完全全地理解了他父母的良苦用

心。他父母一定是认为他将来仍能娶上媳妇，而他的六哥，说不定要“独善”终生：打一辈子光棍。是了，他年迈的父母，一定是因为他的出走，才加速了死亡。

而他的秦氏族人，却全然没有这样的用心，秦七叔心里十分明白，他们全然是为了幸灾乐祸。他的秦氏族人最善于在别人的灾难上寻找快乐，这一点也表现在对六姐的处罚上。六哥死后，他们说六姐是丧门星，严禁秦氏子弟续娶六姐。当秦七叔和六姐重修旧好，秦氏族人大骂他忤逆不孝，扬言一旦秦七叔一意孤行，他们将启用族法，将秦七叔赶出秦家堡。

也许，也许那罪孽的一枪，正是秦氏族人的期望？秦七叔想到这里，周身一阵寒冷。他已走进了青更山簸箕洼，积雪的反光使他有些目眩。他定一定神，开始在林莽间搜寻六姐的坟墓。隐隐约约的，他听到前面有个声音在哭泣，在这寒冷的初冬之夜，显得格外悲凉。不好，这是狼的声音。凭借猎狩的经验，秦七叔知道遇上了麻烦。他屏气凝神，终于发现了前面一座新坟头上，立着一头白狼。一定又是那头狡诈的老狼，秦七叔本想回避。他知道在这深夜的雪野，遇上一头饥饿的老狼意味着什么。可是现在，他已经没有退路了，白狼显然是要掘墓啮尸。秦七叔想也没敢多想，就狂呼着朝白狼冲去，他要用突如其来行动将白狼吓跑。可是这一招没有起到作用，白狼没有逃离多远就反扑了过来。面对凶残的老狼，秦七叔不敢蛮来，他机警地爬上了身边一棵高大的柿子树上。白狼也真有耐心，它静静地守在树下，不时地用前爪搔搔尖长的嘴巴。秦七叔想，就这样厮守着，要不了多久，他就会冻僵而掉到树下。白狼也真是狡猾得可爱，它之所以静守着而不招呼它的伙伴，一定是想独吞。秦七叔在心里冷笑一声：真是做梦！他从

怀中掏出火镰和火石，这是秦七叔的经验，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不易受潮的火石。秦七叔看看柿子树上有许多枯枝，更加宽心了。他从一个枝桠攀到另一个枝桠，然后将折得的枯枝堆放在树干的交叉点上。

秦七叔的行动可能使白狼感到了威胁。它再也不能泰然地蹲着了。它“呜呜”地嗥着，绕着柿子树团团急转。猛然间它一声长嗥，倒把在树上忙碌着的秦七叔给吓了一跳。秦七叔知道这是白狼害怕了，它在召唤它的同伙。果然，从山坳传来了狼的呼应，不一会儿，柿子树下就集拢了一群杂色的恶狼。秦七叔虽然狩猎了十数年，可面对群狼的恶嗥仍然感到孤单和恐怖。一不小心，火镰差点掉到了树下，秦七叔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好一会儿心还“卜卜”地跳个不停。这一惊吓反倒提醒了秦七叔，在如此险恶的环境，千万要沉着冷静。他慢慢地将棉衣撕破，掏出一团棉絮，然后用火镰一下一下地敲打着火石。火星落到棉絮上，不一会儿就将棉絮给燃着了。秦七叔将燃着的棉絮放到柴禾中间，然后从腰带上解下烟锅，满满地装了一袋旱烟，一口一口地吮吧着。这是他自己种出的烟草，秦七叔是一位种烟好手，他自己制作的烟丝，黄里放出油光，抽起来特有滋味。

望着缕缕升起的黑烟，狼群有些急不可耐了。有几头小狼不自量力地朝树上跳跃，但这自不会有好结果，它们除了皮肉受苦之外，一无所获。有一头小狼还被卡在树桠上，上下不能，只能“噢噢”的哀鸣着。几头老狼则凶狠地啃起了树干，尖利的齿牙不一会儿就将树干啃了很大一个豁口。秦七叔虽然知道一时半会狼还无法将树啃倒，但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。他又折了些树枝，架在渐渐旺起来的火堆上。当一根燃着的木棒

朝树下落去的时候，那头卡在树杈上的小狼没命地挣扎起来。它终于挣脱了身子，但后腿却被扭断了。它惊叫着朝山野窜去，其他的狼也一哄而散。最后离开的是那头白狼，它一副悻悻的样子，十分不甘心似的。

秦七叔从树上爬了下来。他想，今夜狼群肯定不会再来了，但说不定它们明天还会再来掘墓。在这寒冷的季节，饥饿的狼是不会轻易地就放弃食物的。秦七叔将积雪拢起，堆放到六姐的坟上，然后引来火种，将积雪烤化。他知道雪水渗入新泥后，就会冻结起来，到那时冻土如石，狼再来掘墓就不那么容易了。

此刻，天已大明。绛色的阳光照着皑皑雪山，大地呈现出一派安祥的气氛。望着六姐孤零零的坟墓，无边的空虚和深深的疲劳朝秦七叔袭来。他想，得赶快下山回家了，要不然他将不再有力气。好在下山的雪路容易行走，秦七叔连滚带爬的，不到两个时辰，就回到了秦家堡他那儿间老屋里。

第二天下午，秦七叔才从梦中醒来。他一眼就看见了高挂在山墙上的几卷兽皮，还有几张狼皮被摊开着用竹签钉在土壁上。这些兽皮，曾几何时使他充满了希望，那是他的财富，他勇敢的象征。凭着这笔财富，他就能娶回标致的六姐。可是现在，这些兽皮一点也引不起他欣喜，相反的，张张都沉重地压在他心上。他从屋前转到屋后，又从屋后转到屋前，看着空荡荡的老屋和荒芜了的田地。他寻找着，可又始终不明白到底要寻找什么。

事实上，六哥、六姐成为夫妻，是在他父母双双亡故，也就是他跑进深山一年后的一个夏夜。作为一个男人，六哥并不缺少什么，他有的是力气，又很心疼媳妇。一段时间生活在一

起，六姐对六哥也有了好感。秦七叔后来才知道，成亲那天夜晚，六哥并没有占有六姐，当六姐要寻死觅活时，是六哥劝住了她。他对六姐说：“你是我弟的人呢，明早我弟酒醒后，你们不还是夫妻？”六哥是卧在寒冷的门后，守了一夜。可是第二天一早，沉不住气的秦七叔大吵一阵后，只身跑进了深山。现在想来，这行为多么自私，多么可耻。他可以一走了之，那六姐又能怎样呢？真正替六姐着想的，反倒是他的六哥，在他跑进山里后，六哥不断地寻找他。起先，六哥或许是要向他解释清楚，劝他和六姐重归于好。可是后来呢？在六哥和六姐有了那么一回事后，忠厚的六哥，难道仅仅是为了向他这个不负责任的人作解释吗？真正应该受谴责的，是他而不是六哥。六哥正是在寻找的途中，才惨遭狼口。当时天近黄昏，六哥蹲在山岩上大解，猛然间，他感到屁股被什么东西抓了一把。六哥回头一看，见是一头白狼，红红的眼睛，露着凶光。它正摔着一块血淋淋的肉，朝尖长嘴里塞去。六哥一惊乍，就从山岩上摔下去。当隔山的秦七叔赶到出事地点时，六哥已被白狼吃去了大半。怒极的秦七叔操枪就向逃向山顶的白狼射去，可是眼前的景象，使他惊得目瞪口呆：夕阳光里，白狼分明就立在彤云深处。秦七叔忽然联想起有关香沉的事来，难道真的是香沉化成了白狼？

他突然醒悟，他所要寻找的，正是那杆老铤。老铤就高挂在南墙上，这是他心爱的什物。这杆老铤，是他花了大价钱从一个老猎户手上买来的。他记得他才买来时，老铤已锈迹斑驳。他用了几天几夜的时间，才将老铤擦洗得光滑清洁。然后，他请来铜匠，给老铤镏上了数道铜箍。秦七叔将老铤从南墙上取下，放到阳光下细细端详。乌黑锃亮的老铤，如一条放

着光彩的乌梢蛇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曾几何时，凭着这杆老铳，秦七叔制服了多少凶狡的野兽！他简直想象不出，一旦不猎狩了，生活还会有什么情趣和意义。他将老铳放到神柜上，高高地烧起了几炷绿香。轻烟缭绕中，秦七叔虔诚地祭祀了三天三夜，然后将老铳里捅满火药，“砰”的一声将老铳给炸毁了。秦七叔又慢慢地将老铳的碎片收拢来，深深地埋在了屋后。他感到他埋葬的不是破碎的老铳，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他将他生命的一半给埋葬了。在某种程度上，秦七叔领略了死的含义。死，多么简单的一件事，就像这杆破碎的老铳，只要一入土，和深厚广博的土地结为一体，人世间什么事都烟消云散了。但他还不能死，还必须干成一件事：他要活捉那头白狼，把丧失的耐心和自信寻找回来。当他发现他屋前屋后有了狼的足迹时，一个完整的计划在他心中形成。他在老屋里设下了重重诱饵，然后远离老屋，守在一座小山上。

秦家堡没有一个人相信秦七叔能活捉那头白狼，他们嘲笑秦七叔是神经不正常了。为了表示他们对秦七叔的不信任，他们从赵家坪请来了著名的埋枪手赵飞陂。所谓埋枪，就是在交叉路口处，用牛皮筋将枪栓好，投入诱饵，无论从哪个方向，只要触动了牛皮筋，枪口就会调转来，射中目标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赵飞陂在所有的交叉路口处都埋了枪。他对村长秦道友说：“找几个棒小子，备好绳索，听见枪响再来抬狼不迟。”

约摸过了两个时辰，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正在喝酒的赵飞陂一跃而起，他说：“听枪声，好像打中了一个高大的家伙。”可是当他们赶到枪响处，兴高采烈的秦道友一下子变得目瞪口呆：埋枪射中的不是狼，而是他的父亲。秦道友懊悔不已：真是人忙无智，埋枪的地方告诉了所有的村民，独独忘了告诉自

己的耳聋的父亲。好在枪弹只打中了他父亲的膝盖骨，虽然废了一条腿，还不至于要命。秦道友对赵飞陂的埋枪完全丧失信心。为了不再出事故，他要赵飞陂收起另外的埋枪，一走了之。

可是，赵飞陂前脚离开，白狼后脚就到：大白天日，它将秦德旺媳妇咬死在锅台旁。这还了得，一时之间，秦家堡人谈狼色变。他们感受到了白狼的神秘，这种神秘沉重地威胁着他们。他们因恐惧而心生敬畏，家家户户立起了白狼的牌位。他们只在心里祈祷着“上帝保佑”。

秦家堡发生的一切，守在山上的秦七叔都看在眼里，他不动声色地坚守着。有好几次，他看见白狼钻进了老屋。可是不知是什么引起了它的疑心，那家伙没呆多久就又机警地逃离远去，甚至一连数月都不再打照面。秦七叔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，这一次千万要沉住气。他深知贪婪是狼的本性，设下的重饵白狼决不轻易放过。果然，到了农历腊月，白狼再次光顾了秦七叔的老屋。它疑心重重地东嗅西嗅，直到完全确认这老屋久无人迹时，才堂而皇之地破门而入。起先，这家伙仍不肯在老屋久待，总是不到一两个时辰，就要溜出门外，前前后后地查看一番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白狼在老屋待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到后来，整天整天的也不见它出门。秦七叔在心中窃笑：这家伙倒真是胆大心细，谁会料到一个惯于打狼的猎人屋里，窝藏着一头吃人的恶狼？

农历腊月三十，寒冷的北风刀片子一般满山飘剥，秦七叔看见白狼叼了一块食物钻进了老屋，他在心里想，是时机了。他悄无声息地溜进老屋，迅速地将前后门堵死，然后顺手抄起一根扁担，不慌不忙地朝里屋走去。一股浓烈的腥臊扑面而

来，秦七叔看见了，白狼正蹲在他的床上。不知它从哪里偷了一条女人的花头巾搭在头上，昏暗的光色里，乍一看去，倒还真像一位素衣少妇。秦七叔的突然出现，使白狼感到一阵惊慌。但它马上就镇定了下来，也许是意识到了今天的处境有些不妙，极力装出一副温情脉脉的神态，还不断地向秦七叔抛洒着媚眼。一刹那间，秦七叔的眼前出现了幻觉。透过眼前，他仿佛看见了数百年前女孩香沅被活埋时的情景。秦七叔忽然觉悟到了，一定是他的秦氏祖先心中有愧，一定是他们自身的卑怯，才编造了香沅化为白狼的鬼话。想象着那远古的一群自私男女，残酷地荼毒纯洁女孩香沅的行径，秦七叔的心中充满了厌恶……就在秦七叔遐想的时候，白狼乘机扑了过来。秦七叔下意识地一闪身，马上从遐想中清醒，再无法将白狼与香沅联系在一起了。他在心里恶骂了一句什么，抡起扁担就朝白狼的后腿砍去。可是因为用力过猛，扁担脱手而出，摔在了土墙上。就在秦七叔弯腰去拾扁担的瞬间，白狼反骑在了他的背上。这家伙肯定是想从背后一口咬断秦七叔的脖子。秦七叔想也没敢多想，伸手就将白狼的前爪死死地扣在肩上，并用头紧顶住白狼的下腭。白狼在秦七叔的背上拼命地弹蹬。秦七叔感到狼的后爪铁把一般爪挖着他的肌肉。他知道再这样坚持下去，要不了多久，他的两腿就会被抓得血肉模糊，见筋见骨。秦七叔赶紧将狼背到墙角处，用后背死死地挤压着狼的肚子，他要使白狼出不来气。这样坚持了好一会儿，白狼仍没事一般，秦七叔却双腿渐渐发软，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。不行，不能使这家伙得到喘息，否则，它一得势，就很难有反击的机会了。秦七叔咬牙坚持着，终于白狼的嘴里吐出了白沫，狼头一歪，搭在了秦七叔的肩上。

看来这家伙也没有多少力气了，否则它也不会装死。秦七叔想，白狼并没有受重伤，它只是呼吸艰难，不过，再这样坚持下去，说不定真要两败俱伤。秦七叔不想让白狼就死，但他又不能把白狼从背上放下，他深知如果让白狼缓过气来，就再难将它制服了。怎么办？看来只有一条路好走了，虽然这样做要承担许多风险，说不定还会把命给搭上。

秦七叔毅然决然地将白狼背到门边，他用白狼的前爪拔掉门栓，打开大门。外面，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雪，豆子般大小的雪粒，落在地上，寒风一吹，又结成冰壳。阴沉沉的夜里，仍能看清反弹而起的雪粒，离地尺许交织成网。人走在冰壳上，稍不留神，就会滑倒。秦七叔一步一步艰难的朝前移动着，也许是寒风的刺激，也许是装死的白狼明白了秦七叔要将它背向何方，那搭在秦七叔肩上的狼头，猛地昂起，虽然秦七叔早有准备，仍然猝不及防，被白狼咬去了半边耳朵。热血顺流而下，不一会就冻死的肉上，白狼尖利的牙齿一旦触及，秦七叔感到剜心般的疼痛。有好多次，秦七叔真想将白狼攒到雪地上。他知道如果这样的话，白狼一定会逃命远去。但他不能这样做，他不能让这头惯于吃人的恶狼，再从他手中逃走。秦七叔这样想，死死地将白狼的前腿紧扣在肩上。他听见一声脆响，白狼的腿骨被他扭断了。白狼一阵痉挛，声声哀嚎起来，这家伙是在求援了。秦七叔知道，要不了多久，惯于在雪地上奔驰的狼，就会蜂拥而至。秦七叔在雪地上小跑起来，这一跑，雪地反而不太打滑了。

终于，秦七叔将白狼背进了村长秦道友家。秦道友一家正围着一炉旺旺的柴火，守候着大年之夜，蓦地见滚进一团白雪，都惊骇得大叫起来。待他们看清是秦七叔背着一头白狼